天臺宗智顗與三論宗吉藏的判教思想及其影響（二）

駱海飛

2.智顗「五時八教」的判教體系

在對南北朝時期各種判教觀做出檢討之後，智顗提出了「五時八教」的判教主張。在智顗，佛陀一生所說經教，從說法的時間以及聽聞佛法的物件而言，可分爲五個階段；從說法的形式以及說法深淺的角度來看，可分爲八個教別。「五時」是指華嚴時、阿含時、方等時、般若時、法華涅槃時，因應衆生根機之不同，佛陀隨緣說法，故於華嚴時宣說《華嚴經》，阿含時敷演小乘類經典，方等時宣說《淨名》、《思益》、《圓覺》等經典，般若時演說《摩訶般若》、《金剛般若》，法華涅槃時宣講《法華經》、《涅槃經》。

「八教」是指頓、漸、秘密、不定之化儀四教與藏、通、別、圓之化法四教。其中，頓教是對利根衆生的說法方式，如爲菩薩所說之《華嚴經》即爲頓教；漸教則以種種方便法門誘引衆生由小及大、漸次深入，使成正覺，阿含、方等、般若三時佛陀之所說皆爲漸教；秘密教者「同聽異聞，互不相知，名秘密教」[15]，不定教者「同聽異聞，彼彼相知，名不定教」[16]。秘密與不定二教旨在說明同聽而異聞，是頓悟抑或是漸悟因人而異。化儀四教縱貫前四時，第五法華涅槃時，因《法華》、《涅槃》發跡顯本、開權顯實，非頓漸可攝，故爲非頓非漸非秘密非不定教。至於化法四教，藏教者小乘經論之三藏也；通教者三乘共修，大小兼備；別教者乃佛陀爲菩薩所說之教法；圓教者純圓之教也，是佛陀爲化導最上利根之人所說之教法，既是釋迦一代教法之極致，也是最究竟最圓滿之佛法。圓教倡眞俗不二，圓通無礙，講煩惱即菩提，生死即涅槃。圓教之中，惟《法華經》究竟純圓。

通過判教，智顗將佛教經論作了統一安排，爲它們找到了與之相應的位置。「智顗的判教力圖將釋迦一代的全部經教，按照圓融統一的哲學原則，予以平等對待

，不偏不倚，用以說明釋迦『一音說法』、衆生各自領解的宗教意義。」[17] 這是智顗判教工作的最大貢獻，也是其判教體系最獨特的地方。然而，正如潘桂明、吳忠偉在《中國天臺宗通史》一書中指出的那樣，「在實際的判釋過程中，出於創宗立派的需要，他（智顗）便自覺不自覺地突出了《華嚴經》的地位。」[18] 的確，在智顗看來，「《妙法蓮華經》但用圓教」，「純一無雜」，諸經之中，惟有《法華》究竟圓滿，爲不可思議之教法。

二、三論宗吉藏的判教思想

和智顗一樣，南北朝時期的各種判教觀吉藏也難以認同。按照吉藏破邪即是顯正的觀點，在對異端邪說加以破斥的同時，則意味著正念正見的自然顯發，由此，我們認爲，吉藏對前朝判教觀的評破之舉實即彰顯著吉藏的判教主張。

1. 吉藏對南北朝時期判教觀的批判

縱觀吉藏的著作，道場寺慧觀、成論師與地論師的判教觀是吉藏批駁的重點。慧觀以佛陀爲三乘說法，行因各別，得果不同，故有三乘別教之判分。吉藏的觀點是不論佛陀爲聲聞乘所說之四諦法、爲緣覺乘所說之因緣法還是爲大乘所說之六度法，這些佛法同爲三乘成道之法門，何以有別？慧觀以《般若》爲三乘通教，吉藏指出摩訶般若是大智慧，但屬菩薩，不屬二乘，故不得謂《般若》爲三乘通教；但就般若實相而言，則是三乘同觀、三乘同趣的。慧觀以《淨名》爲抑揚教，吉藏認爲此種判分也不妥當：《大品》呵二乘，《淨名》貶聲聞，此二經「挫小既齊，揚大不二，何得以大品爲通教，淨名爲抑揚？」[19] 至於慧觀以《法華》爲同歸教之判分，吉藏認爲此種做法「應無所疑」，但慧觀視《法華》爲不了之教，則有失偏頗。《法華經》明佛性常住，究竟無餘，豈可等閒視之？最後，吉藏從體用的角度對常住教做出了批駁，指出《涅槃經》不可以「常住」二字判分。常與無常相對應而存在，說常是爲了對治無常，說無常是爲了對治常，此就涅槃之「用門」而言；若論其體，「體絕百非，理超四句」，故《涅槃》不名常住教。

至於地論師的判教觀，吉藏指出「爰至北土，還影五教，製於四宗」[20]，地論師的判教觀既然是受到了慧觀判教說的影響，而慧觀的五時判教說既然已被破斥，地論師依之而立的三宗、四宗說自然也難以成立，正所謂「五時既不成，四宗自廢」[21]。

此外，對於成論師以頓、漸、不定判分經教的做法，吉藏也不予認同：「《大（品）經》云：我初成道，亦有菩薩已曾問我是甚深義，即初後皆說涅槃，不應言涅槃是漸，華嚴是頓。」[22] 至於「無方之言，經論無據，不應立之。……但應以類攝經，不應以無方收教。」[23] 吉藏認為，佛祖初成道之時，即已宣說涅槃常住之妙旨，佛祖涅槃之際，也曾宣演華嚴之奧義，以頓、漸判分此類經典實難令人信服，至於無方不定教之說，更是不足為據。

南北朝時期的各種判教觀，在吉藏看來也是問題百出，因此之故，吉藏以佛學義理與佛教經論為依據，對前朝的各種判教觀給出了駁斥。比如在「總難」慧觀之「五時」判教時，吉藏即援引《大品經》、《法華經》、《涅槃經》等三經，《智度論》、《地持論》、《正觀論》等三論，指出佛經與論典中只說二藏，不言「五時」；而在對「五時」一一加以「別難」時，吉藏認為慧觀之「五時」判教「非但無文，亦復害理」，不僅言之無據，而且與理不符。

2.吉藏「二藏三輪」的判教體系

吉藏以「二藏三輪」判釋如來一代經教。所謂的「二藏」是指「聲聞藏、菩薩藏，此從人立名；大乘藏、小乘藏，從法為稱；半字、滿字，就義為目。此三猶一義耳。」[24] 二藏義有三雙，就聽法物件而言，有聲聞、菩薩藏；就教法名稱而言，有大乘藏、小乘藏；就教義內容而言，有半滿二藏。三者稱謂不同，其義無別。至於吉藏所講之「三輪」，即根本法輪、枝末法輪以及攝末歸本法輪。在《中觀論疏》卷一中，吉藏指出「一根本法輪，謂一乘教也；二枝末法輪之教，眾生不堪聞一，故於一佛乘分別說三，三從一起，故稱枝末也；三攝本歸末，會彼三乘同歸一教。」[25] 根本法輪乃為菩薩所說，《華嚴經》是也；枝末法輪因眾生不能入於一佛乘，故分別說三，遂為聲聞、緣覺、菩薩三乘分說《阿含》、《般若》、《維摩》等經；《法華經》會三乘同歸於一乘，為攝末歸本法輪。「此之三門無教不收，無理不攝，如空之含萬象，若海之納百川。」[26]

「二藏」與「三輪」之間，根本法輪、攝本歸末法輪以及枝末法輪中的大乘部分屬於大乘菩薩藏，枝末法輪中的小乘部分則為小乘聲聞藏所有。三輪之中，作為吉藏三論宗所尊依的《大品般若經》僅屬枝末法輪，較之於根本法輪與攝本歸末法輪所對應的《華嚴經》與《法華經》，《般若經》的地位實在不是很高，這與智顗推崇《法華經》之舉截然不同。

（未完待續）

註：

15. 灌頂：《天臺八教大意》，《大正藏》第四十六卷第七六九頁中。
16. 灌頂：《天臺八教大意》，《大正藏》第四十六卷第七六九頁中。
17. 潘桂明 吳忠偉：《中國天臺宗通史》，南京：江蘇古籍出版社，二〇〇一年，第一九九頁。
18. 潘桂明 吳忠偉：《中國天臺宗通史》，南京：江蘇古籍出版社，二〇〇一年，第一九九頁。
19. 吉藏：《三論玄義》，《大正藏》第四十五卷第六頁上。
20. 吉藏：《法華玄論》（卷三），《大正藏》第三十四卷第三八二頁中。
21. 吉藏：《法華玄論》（卷三），《大正藏》第三十四卷第三八四頁下。
22. 吉藏：《法華玄論》（卷三），《大正藏》第三十四卷第三八四頁中。
23. 吉藏：《法華玄論》（卷三），《大正藏》第三十四卷第三八四頁中。
24. 吉藏：《淨名玄論》（卷七），《大正藏》第三十八卷第九〇〇頁下
25. 吉藏：《中觀論疏》（卷一），《大正藏》第四十二卷第八頁中。
26. 吉藏：《中觀論疏》（卷一），《大正藏》第四十二卷第八頁中。

屏東設行德僧伽病房 民眾醫院於十月啓用

為方便出家法師就診醫療照護，屏東「民眾醫院」特於五樓設置提供法師專用的「行德僧伽病房」。於九月廿三日舉行啓用儀式。

民眾醫院表示該院長期以來在地方扮演小型醫院的角色，是當地醫療體系裡和地方民眾最直接的一環，而醫院長期以來都和出家法師頗有因緣，院長張淑鳳與副院長蘇哲能學習佛法後，對出家法師更加敬重，從二〇〇一年起，醫院供養出家法師的病房差額及住院雜費等等。張淑鳳說：每年民眾醫院有幾十位出家法師住院，近八年來服務過罹癌出家法師逾百人次。因為和佛教有此特別的因緣，橋頭福智寺文智長老還委託民眾醫院，針對貧困的病患補助，因此進一步此規劃專為出家師父籌設的病房。後來，僧伽病房的構想也得到長老支持與資助，命名「行德病房」，期勉醫護人員「行德永存，萬世流芳」，像佛菩薩般勇於行善。為在此住院的出家師父補助醫藥費及伙食，病房費由院方吸收。出家師父住院若不需看護，將完全不需負擔費用。